

彩虹从这里升起

■徐贵祥

把学员作业整合成一台特色鲜明、突出军民鱼水情谊主题的晚会。栾凯把这一切准备就绪后,按计划返回学校,第二阶段的的教学组织由音乐教研室主任梁召今接替。

晚会定在9月11日下午六点半举行,场地选择在别无选择的村部露天戏台。11日下午三点,梁召今、郭震、黄佳园等老师,学员队干部李昌明等前往“大戏台”组织走台,调试简陋的设备。村里的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解放军的文艺兵来了,请大家早点吃饭,带上凳子……大山沟壑里不时回荡起村主任那兴奋而急切的声音。

一切按计划进行,唯有老天爷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几天来一直晴朗的天空,下午突然阴云密布,四点半前后,先是一阵淅淅沥沥的小雨,接着倾盆大雨弥漫了山谷。当时我正在住处写歌词,闻雨声,不免担忧,找了一把伞,匆匆赶到现场。远远望去,梁召今正在台上讲话。师生们的情绪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使我感到宽慰许多。

露天广场上,只有一个村干部站在雨里,不停地打电话。我向他了解当地降水情况,他说,以往,9月份很少下雨,就是下,也是匆匆路过,像这样大规模并且持久地下雨,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走上戏台,我问梁召今怎么办,他说,坚持到六点半,如果雨不停,就回营房吃饭。我说好,就这么办。我到戏台两边的厢房走了一趟,观察学员的情绪。一个同学说,此时此刻,我感觉我们同学、老师,和部队的同志、村里的群众,思想高度统一,情感高度一致。我们都在关

往施工现场,一日三餐都吃在工地上,一直干到晚上9点30分才收工。

为保证国庆节如期完成任务,团里按建制连大小划分任务。我们连队虽然只有八九十人,却是全团突击任务最重的连队,我们主动请缨受领了50公里施工任务。全连以班为单位,一字排开,每人每天完成深1.5米、宽0.5米、总长10米的施工任务。我们班8个人,来自山东、湖北、安徽和河南,参军前都有过干农活经历。大家挥锹抡镐,你追我赶,施工进度顺利,一天下来经常是超额完成任务指标,最多时一天竟能完成二三十米。班里不时有人被营、连评为“作业小能手”和“尖刀明星”。

连队施工任务完成三分之二后,施工地由平原转入丘陵、山区,进度开始放慢。全连官兵穿着军绿大裤衩,站在一米多深的土沟里,干得汗流浹背,手上脚上磨出了血泡,不少人的黄胶鞋也磨坏了。但大家没有叫苦叫累,始终憋着一股劲儿,把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作为使命责任,作为对祖国母亲的最好回报,都觉得军旅生活因奉献而精彩。即使中秋节这天,全连也没休息,一直奋战在施工一线。

夜色笼罩,皎洁的月光洒满山野。工地上,火把熊熊,像一条火龙蔓延了十几公里,歌声口号声响彻山野。此时此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国庆节前必须完成施工任务,向祖国兑现了红手印的承诺。挑战是残酷的,对祖国的承诺是庄严的。连队伙食点远离施工地点,每次往返都要一个多小时。为了抢工期,我和班里人员带着准备好的干粮吃在施工现场。我们向自己发起挑战,让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在苦累中独享快乐。

国庆节前一天,全连只剩下四半山1.5公里任务没完成。这段是全团任务中最难干的地方,山石坚硬,一镐刨下去虎口震得发疼。大家抡锤、持钎、挥锹,半天都清理不出一筐土。

连队组成党员突击队,连长、指导员第一个冲上去,排长、班长紧随其后,党员骨干也不甘示弱……5人一组,歌人不歇工。大家犹如蚂蚁搬家,一点点地啃咬着这块“硬骨头”。

战争年代,部队能打硬仗、恶仗、攻坚仗;和平建设时期,就要经常扛红旗、夺第一、拿金牌。那份名字上摺有红手印的挑战书,不时在我眼前晃动。为荣誉而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我顾不上呛人的火药味,满脸灰尘地冲在最前面,锹铲、手搬……

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一群白鸽翱翔蓝天白云,当战地广播里响起《歌唱祖国》的旋律,我泪流满面,终于圆满完成任务,用红手印兑现了向祖国生日献礼的庄严承诺。

火红的十月,寂静的山野,到处是欢呼雀跃的官兵。祖国在军人们心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符和词汇,而是融入血液、生生不息、奔涌向前的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心一个问题,这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啊!

这个同学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和梁召今商量,天变我不变,坚定六点半,你在台上练,我在下面看。我的决心是,只要有一个人看,我们就要演。哪怕一个人没有,我们还是要演,我一个人坐在下面当观众,反正我们是野战行动,就算是一次彩排,我让人送饭来。我当时还有一个隐秘的心理,我希望雨就这么下着,或者我一个人打伞坐在台下,或者几把、十几把伞出现在台下,如果台下有一把花花绿绿的伞,那就是意外的效果,那就是诗。当然,这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是希望雨停。

梁召今把学员们召集到一起,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没想到回应异乎寻常的整齐,一声坚定的“有”字,盖过了外面的雷鸣。走到台下,又看见了那个村干部,后来知道他叫曹奎章,官兵都喊他“奎哥”。奎哥说,你们要演,我们就看。然后他又一遍一遍地打电话,很快,大喇叭又响了起来,早点吃饭,带上凳子……

为了稳定军心,吸引村民,梁召今让学员把音响开得很大。我从戏台下来,沿着东边的水泥路,不知不觉中走出了300多米。我想起了一个经历。小时候,老家也曾经“过队伍”,我们这些农村娃,跟在队伍后面,看拉练的解放军放电影,看他们的战士表演快板书。我后来成为一个军人,一个作家,很难说同那个记忆无关。我还想到,我当战士的时候,部队拉练到了山里,师里的

业余文工队在村头慰问演出,台上台下气氛热烈……我就这么东想西想,突然间,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猛一抬头,吃了一惊——哇,东方的天穹上隐隐约约出现一道彩色的弧线。我紧盯着那道弧线,没错,彩虹。看看手机,下午六十二分。我转身快走了几步,放下雨伞,给梁召今打电话,我想告诉他那个谚语:东边日出西边雨。电话还没有打通,远远地看见广场方向,几个同学奔了出来,十几个同学奔了出来,所有的同学都奔了出来。转过身去再看彩虹,已由原先的朦胧变得清晰,一道变成两道。复转身,北方的山坳里,出现了白里透黄的晚霞——这一切变化,没有超过一分钟。身边的雨虽然还在下着,但势头明显减弱,好像在说,惹你不起,不跟你较劲了,你们演吧,拜拜,拜拜……那声音越来越弱,终于,到了六点半,一滴雨也没有了。

同学们在广场上欢快地喧闹,拍照。有个女生说,在看到彩虹的那个瞬间,我的眼泪都出来了。老天爷跟同学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又给了同学们一个天大的惊喜。那道美丽的彩虹,就像老天爷的眼睛,开了玩笑之后又慈祥地看着这些喜出望外的孩子们。

“乐在其中全团彩教学实习惠民文艺晚会”推迟了半个小时零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乡村干部来了,县里电视台的人来了,几十年没有出过山的老农民来了。150多名中小学生在最前面。后来我跟老师们说,这个晚上,进入孩子心灵的至少有两个元素,一是解放军,二是文艺。十几年后,这些孩子

中有人成为军人,成为艺术家,他的梦想可能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学生方阵的后面是六排长凳,全部挤满。再往后,是站着的群众,约400多人,来自周边十几个村落。听说同学们还没有吃饭,群众自发地送来了鲜枣、核桃、煮花生、煮玉米……乡里干部说,老天爷护着老百姓呢,因为当地群众晚饭吃得很晚,所以故意下点雨,让你们推迟半个小时,好让更多的人来观看晚会。我说,是的,推迟的这半个小时,就像彩虹一样,也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礼物。

从头至尾,同学们穿着迷彩服,载歌载舞,雨后的山谷里回荡起阵阵歌声,喊声、笑声。歌唱家梁召今登台高歌一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唱着唱着就跳下戏台跟群众握手。我感觉后面动静越来越大,回头一看是一个三四岁的红衣女孩在扒我的肩膀,我把她抱起来,让梁召今握了一下她的小手,自那以后,身后涌过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因为情绪高昂,同学们超常发挥,原定表演时间拖延了20多分钟,直到谢幕,群众还久久不肯离开,压轴的合唱《相亲相爱》,被反复唱了好几遍。同学们即兴发挥,你一句我一句高喊:“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见,我们还会回来的,就像当年的老红军,就像当年的老八路,就像我们的前辈,我们一定会回到太行山,会回到根据地,回到老营盘。”

第二天清晨,一个乡干部对我说,你们在太行山深处掀起了绿色的旋风,感觉现在还是余音缭绕。我和驻军的同志去向奎哥致谢,路过村部大戏台,看见还有几个村民在那里指指点点。驻军扶贫干部刘洪巍说,那几个人昨晚没有到场,很遗憾,今天一直在村里转来转去。刘洪巍带来一位教师的短信:红军后代文艺兵,山高路险送爱心,真情感动天和地,风雨过后见彩虹。

早操后,我给学员布置作业,然后提了一个问题,那道彩虹是从哪里来的?同学们思忖片刻,交头接耳一阵,然后齐声回答:“让心灵开花,那道彩虹是从我们心里升起来的。”

相伴五星红旗

■李黎

他也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来。不过那天,父亲身上有很浓的酒味儿,他摇摇晃晃地跌倒在走廊里,掩面大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男人的恸哭,“部队解散了,我的‘家’没了……”父亲一面哭一面抹眼泪,母亲把他搂在怀里,轻声安慰着。我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次有名的“百万大裁军”中,父亲的部队被撤销了番号,解散了。夜晚,在悠扬而略显忧伤的熄灯号里,父亲带着几个兵把国旗降下来,他在临行前带走了那面国旗。

以后在父亲数次调动中,我们一家人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我们家没有攒下多少家底儿,唯一宝贵的就是父亲从老部队带回来的那面国旗。每次我们在一处安顿下来,父亲都会把国旗挂在家里的墙上,有事没事的,就会给我们讲国旗和他老部队的故事。慢慢长大了,就理解了父亲对国旗的痴迷和对部队的眷恋之情。特别是那面国旗,曾是几名随军家属凭着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国旗,曾覆盖过为共和国建设不幸牺牲的英雄烈士的灵柩,也曾作为红领巾的一角,系在我和我们这些军营里长大的孩子们的脖子上……父亲珍藏的国旗,就是老部队代代流传下来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在我18岁当兵那年,父亲把那面珍贵的国旗送给了我。他说:“旗在,家在,你身上流着军人的血,别给咱老部队和家人丢脸。”

我背着行囊,带着这面国旗,扎根在大山深处的哨所。哨所生活艰苦,最难忍受的是寂寞。我想出一个办法,和战友一起上山伐木,经过多日打磨,硬是将一棵粗壮的松木修理成一根笔直的旗杆。我

们又下山扛回水泥、砖头,搅拌成砂浆,修建了一座升旗台。每周一,我就组织哨所同志升一次国旗,每个人轮流升旗手,大家十分珍惜这个仪式。每次列队高歌,望着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都心潮澎湃。出去巡逻的战友说,看到哨所上空飘扬的国旗,就有了“回家”的归属感。山下仓库的领导对我们哨所的做法非常赞同,并给我们配发了制式国旗。

有一年,山里发大水,按照上级指示要求,我们一边抢运物资一边组织撤离,通信员小陈突然想起国旗还没有降下来,就顶着狂风暴雨跑出去抢救国旗。国旗收回来了,他却被倒下的树枝砸中了,我一面替他包扎伤口一面埋怨他太冒失了。他从怀里摸出那面鲜艳的国旗,眼睛亮亮地说:“国旗代表着祖国,而我是今天的升旗手……”小陈退伍时,征得领导同意,我让他带走了哨所的国旗。我想,小陈回家以后,也一定会像我父亲那样,经常和家人讲起国旗和哨所的故事吧。

军人以四海为家,聚少离多的日子,从家带出的老物件就成了一个念想。我见过老班长揣在背包里的“乡井土”,也见过连长焐在心窝里的“全家福”,还有团长每当演习胜利就叼在嘴里美美地“吧嗒”一口的“烟袋锅”,那是当老红军的爷爷送给他的入伍纪念。而我,一直把父亲送我的国旗珍藏在身边。每次想家,觉得苦、累,快要顶不住的时候,我就翻出那面国旗,轻轻抚摸着,看着那片深沉的红色,就像新鲜的血液又注入了我的血管,让我迸发出同困难作斗争的无穷勇气来。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共和国永远年轻

■胡世宗

我有几位要好的战友都有响亮的相同的大名他们和我们共和国,同年同月同日生赵国庆,钱国庆,孙国庆,李国庆……他们都很自豪一过生日就普天同庆

赵国庆曾是狙击手在世界军事比赛中赢得殊荣参加过维和与反恐斗争战士们把他看成神奇的英雄钱国庆当过联勤部长过手的经费难以数清他精打细算为了部队建设写私信没用过公家信封

孙国庆笑时两眼眯成了缝年轻时就有人叫他“活雷锋”他匿名资助的贫苦儿童成了一茬茬有为的大学生李国庆是老红军的后代他保存着父辈的一枚红星那是红布剪出,早已褪色经历了长征的雷雨风风……

他们的经历均有个性却也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保卫祖国的领土、领海、领空愿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赵钱孙李,姓氏有别对党和人民绝对的忠诚我这几位叫“国庆”的战友不过是广大官兵的一个缩影

老战友都到了古稀之年一个老有所为,返老还童但毕竟已是满头银发总忆起为国奉献的非凡征程他们与共和国同年诞生生命的进度却大有不同他们笑说,我们都老了,老了可我们的共和国依然年轻

国庆日拉练途中

■孙进

我们都是摇晃的瓶子倒下,在战场上砸出了偶尔嘹亮的歌声窃窃私语的蚂蚁们也有情怀和天下

汗湿衣袖,来不及作诗已然被风送去远方路两边的行树,无声的战友我想到了战争之前都是一片宁静

汽车的马达声不断映照美好的梦这群年轻人眼神里还有骄气有汽油味,有汗味有陈年木板发出的声音有一块帆布,沾染的灰尘款款往下

国庆日,背着战备包走向祖国需要的地方拉练途中,我是一匹沉默的白马,期待着即将来临的飞驰

火红的十月

■尹栋

人在军旅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每年国庆节这天,我准会如约收到天南海北的战友发来的“为祖国繁荣昌盛,干杯”之类的祝福短信。每当这天清晨,神州大地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22年前那个与国庆有关的故事,想起那名字上摺有红手印的挑战书。

1996年9月中旬,我所在部队承担了三江平原300余公里国防光缆施工任务。为了高质量完成这项任务,团里召开了全团动员誓师大会。当时,我所在的四连一班是全团服役的标兵班。作为班长,又是超期服役的党员骨干,营、连让我代表全班向全团其他战斗班发出挑战。这次挑战书内容与往常训练挑战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写在一张纸上,唯独不同的是在落款处,我特意缀上了一串名字。名字是我们班8个人的名字,每个名字上面都醒目地摺了红手印。这份带有军人血性的挑战书。顿时,誓师大会沸腾了,全团官兵战斗激情瞬间被点燃。团政委受到挑战氛围的感染,手持话筒喊道,一切困难对我们来说都是纸老虎。全团要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有信心也有能力完成好这次国防光缆施工任务,作为全团向祖国47岁生日的最好献礼!政委铿锵有力的讲话,听得大家热血沸腾,拍红了巴掌。

每天凌晨4点,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我们由临时宿营地乘坐老解放车赶



长征

第4325期

映日繁花别样红(油画)

周昌新作

